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八十八

明 陸深 撰

題跋三

跋月影辯

子道順德覽新志讀撤生月影辯而善之其謂非地影者三似矣而未盡蓋日中亦有影故也夫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有物不測之謂神無跡之謂化有形之謂物

陰陽神也寒暑燥濕幾於化矣天地日月物也是故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麤跡也水內涵火內暗液而為濁凝而為冰水體則然也蒸而為煙熄而為土火體則然也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所謂查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於物也狐兔者自下視之取象也猶觀遠山然近則否非地影者蓋月有魄而無質也故無所受與腫鑑當異造化之理甚深有言語所不能盡者聊附此說於後以就正焉

跋李嵩西湖圖

此卷購得之長安當是西湖圖第有蘇堤而無岳墳豈
思陵時畫耶或云李嵩手筆然無題識可考觀其粉金
題額非宋人不能書也予夙有山水之好頗留意錢塘
之西湖昨歲出持浙憲輿舫往來若為已有既去而未
能忘之今嘉靖戊戌臘日邂逅此幅恍如再到時適有
山陵扈從之行表弟顧世安黃甥標從旁贊賞以為人
世等鴻雪爾正可臥遊神往橐中自合貯湖山也予笑

曰吾老矣不復能有登臨之興儻遂歸休得從二三子於江海之上左右圖書以樂餘年是卷也寧非予鑑湖之一曲耶聊記於此

跋姜明叔西湖圖記

韓昌黎畫記如畫至王摩詰輞川圖皆詩也明叔為予作此記鋪敘詳贍有法展圖復讀之彌佳顧中舍汝嘉以小楷寫之亦復楚楚可樂也凡物至於可樂外境隱矣世恒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

跋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此卷千文予屢見之其一勒石於四川按察司後堂其一表弟顧世安所收京師見一本乃臨書也與此卷結構行款俱同困學前元時書名與趙文敏松雪相埒或謂道勁過之好事者至云松雪每以已書二幅易困學一幅焚去以其軋已也斯言何謂而學書家乃有發塚嘔血之事將後人之談柄耶顧松雪書法盛傳於時而升堂入室者往往有人其甚乃有奪胎亂真至不可辯

詰而困學之法傳者落落此卷跋尾所云南方士大夫
以予北人麤識點畫固是撝謙不方重出若云雪寒晨
起筆墨不調等語豈容一朝之頃為一任俟連書三四
本殊以為疑而未之解但筆力當以此卷為勝壬寅巧
夕試筆

跋師子林圖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段有題名以古篆
隸寫之獨損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凡

十二首不書名氏後有少師姚榮公跋尾想見一時之
文雅可補後來之郡乘榮公稱余友幼文洪武間為師
林如海作十二景余嘗題其上頗有稱譽卷中之詩當
出榮公無疑而詞翰盡皆簡健按幼文名賁仕至河南
左布政工詩能畫吳門四傑其一也師子林在吳城東
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最號奇勝則好聚奇石類後
貌故取佛語名菴首圖一石題獅子峯者是已或云則
得法於本中峯本時住天目之師子巖蓋以識授受之

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如姓譚氏至正初人而跋尾稱如海師豈即其人與但榮公跋於永樂丁酉似為其徒攜至京師而作故有四十餘年之歎而興感於幼文如海之謝世矣嘗聞榮公以少師還吳訪其師於師子林為所拒至夜漏深以微服往叩後門求見有僧瞋目端坐止以手捫其頂曰和尚留得此在蓋榮公功成貴顯猶本僧服故不曾蓄髮徐云和尚撒下自己事却去管別人家事恁麼榮公憮然而去可謂本教中之喝棒

手乃大善知識豈即維則與又聞榮公法名道衍嘗學
於相城之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盡得其兵法機事執
弟子禮豈還吳所見乃應真耶顧風旨嚴峻粃糠事功
異學中自有之不必深求其人亦可也暇日偶閱此卷
因重裝之聊記於此若師子林之題詠尚多而幼文亦
自有作天如詩尤可誦併錄於後以資閒中之一覽

跋南牧稿

余論文嘗欲如觀海海水也然可江可河可湖可淵可

今上卷正居卷之三十一
卷六十一
瀨可濤可澄不欲如澗溪汨湔激折縱不可涸才一體
耳讀斯稿可以償吾素也

跋邵二泉西涯哀詞

右戶侍邵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卒
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諫俞正齋國昌國昌示深
讀之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實近世以來
師生之所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滿襟况於識
西涯知二泉如吾國昌者往歲丙子秋深起告北來舟

次廣川適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曰細推天運幾
生賢又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復少文章功業古
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定惘然白髮門生傷
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壬申二月深嘗與修撰何粹夫
瑋檢討盛希道端明謁文正公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
揮雙淚意甚悲愴落句蓋紀實也因附卷尾以諭於正
齋云

跋顏帖

右多寶塔銘予借臨於金陵羅敬夫興敬夫予鄉同年也予家尚有善本遂舉以歸之然完好猶是百年前物予後凡得數本皆不及已已歲南歸命工重裝蓋有感於生世之晚也

又跋顏帖

予於書篤好顏書已幾於道矣予所有大字則東方像贊行書則爭坐位藁又得蔡成之分家廟碑數行廟碑字結體小異而此帖沈著森嚴大小勻稱予讀書內館

時嘗傲之時同年王欽佩號善書嘗詆顏書為村夫子
其所臨搨者則歐陽通穆伯潛素拙於書謂通書輕佻
若不檢士而於顏好之忘味云子每舉以為笑豈能者
固不能賞而能賞者迺不能之人耶漫識於此蔡名天
祐睢州人王名韋穆名孔暉

跋淳化帖

予未嘗見淳化帖舊在南雍得此帖於同舍郎趙受夫
歲比於長安觀汪太史抑之家淳化帖與此正同戊辰

冬南還與魯司業振之聯艦同下於漕河觀振之所藏
十卷者後有宋元人跋字與此又同乃知此亦淳化帖
也重有感於昔之寡陋為負此帖子聞淳化帖用澄心
堂紙李庭珪墨上有銀錠紋余所見者皆不然豈別為
翻刻而尚冒其名耶當求識者鑒定之

跋蘭亭

昭陵永閔千年蹟定武猶存幾樣碑今人間定武又閔
不可見矣世遠則同歸於盡何物不爾近世蘭亭翻刻

稱汴中絕佳金陵購得此本紙墨又佳也又安知後之
歎此不如彼者耶

跋石湖一曲卷

吳之石湖有二其一在闔閭城之西南上方山之麓宋
范文穆公成大所居而因以名者也其一在吾松城之
西南闕水之上吳氏居焉松湖大不及蘇而景物幽勝水
壤清嘉亦一奧區也勝國時吳氏有字益之者仕以州
別駕歸石湖修隱操抗志文雅陸居仁所為作記者也

益之幾世孫稷少有美質文名烜然起鄉邦舉甲戌進士為郡理官來京師出此卷示予受而讀焉夫人以地重人亦有自重者焉然後相為不朽也始之微而終顯者繫其後始之顯而終微者繫其先先後相承有交重焉者然後為世家為舊族為故國使江山生色閭室起敬而世恒以是為難也是故登臨古蹟則有興哀之感水木在顧未嘗不致考於本原焉舜弼元宗嗣先鄉往未艾文章政事他日不難於文穆公之重石湖也特未

知范氏之先與益之輔之輩竟何如哉舜弼宜珍襲此
卷為吳氏之河圖丹書可也按居仁字宅之元鄉貢進
士黃清老榜第七人文詞富艷與鐵崖楊廉夫曲江錢
惟善交游聲稱埒於一時既其歿也同葬于山世謂之
三高墓云此記文既典贍書亦適麗可寶云

跋聖哲圖

右宣聖并十哲像為今太宰水村公所蓄既重裝為一
冊將錄史遷諸傳於右方深退考史記德行首科特少

伯牛仲弓二傳而一時記載多非實錄昔人謂子長疎而不學豈容辭哉適有浙刻宋高宗七十二賢贊墨本因為列寫雖辭乏雅淳然一時人君知所崇尚如此其功倍於章縫之士遠矣按高宗所書謚贈皆仍唐舊又為附錄開元褒表之制於後以備一家顛末復以孔子世家一論冠於首夫孔子以布衣終而遷知升之諸侯以啓萬世王祀之尊雖聖人之道不因是而為隆替遷於是乎有功矣水村公出入將相留情此圖固有深意

至其鑒別古今圖書以考證史傳之訛闕殆今世之歐陽公劉原父米芾而下弗論也獨謂此圖乃宋人之筆卷尾糝滅數字當是重和元年寫真按重和宋徽宗紀年信然無容辯者深嘗見友人許誥廷綸所藏房杜小像真蹟與此行筆正同意為唐人所作而卷尾題字細加檢認墨新絹舊必一妄男子所汗復為識者去之而未盡也深非知畫者請以理辨夫畫家之敷染粉墨雖極工秘決有承傳千載猶一日也乃若大賢君子之風

神意度與夫步趨氣貌之精微所謂與其人俱往者此則流被於近而漸遺之於遠無疑也今是十一像氣韻典刑出於毫素之外此必近古之人能之而決非後世之所為也因留齋居叅校宋像朝夕瞻對如身遊洙泗親接聖賢於唯諾之間取以為省躬修己之助者良多又不特區區識其器數而已古人謂書畫真有益者如是因併著鄙見且求是正於公云

跋陽關圖

右唐王右丞詩世所傳陽關三疊詞也調存而疊法廢
往在京師日與王陽明都南濠論此或以為每句作三
疊歌或以為止歌落句三疊迄無定說而紀載亦各不
同意當時必有譜而今無所於考也或以為每句一歌
每歌一疊輒減二字至三疊則歌三言矣言皆成文頗
有紆徐婉曲之調似盡離別繾綣之情殊為有理而亦
未知卒合於本詞否也此圖余所藏李嵩舊本思齋子
命工模之西土景物藹藹有思致可備覽觀非徒以工

為也因錄本詞於左方并識是說以審於思齋子

跋范石湖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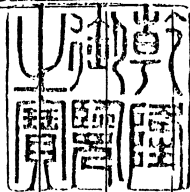
右宋范文穆公九日小辭題曰石湖燕山作當是隆興
議和失受書禮范使金國時所書壯浪奇偉可寶也公
此行危甚立後而行至金以附奏并夏人通書事屢瀕
於危賴以重名為金所敬信而免高宗臨遣時亦嘗勉
以嚙雪食糲之事故落句云惟有平安信隨鴈到南州
蓋喜幸之辭自後一月歸矣公宦業文名為南宋冠冕

家在石湖之上故號石湖居士云此卷今為歙黃子靜所藏嘉靖甲申秋攜過江東山居相示觀賞者久之敬書其後子靜名湛文雅士其父南山翁常與予交好云

跋陶氏家譜

譜牒於士大夫家關繫甚重而尤重於武爵者之承傳士大夫以文墨名家宜不難於譜牒之修舉也而以干戈翰畧用世者宜未暇焉先世文獻議例精詳若陶氏茲譜者不尤為可重耶公武揮使督運北上特以示史

官陸深是可謂國之文武材而家之肖子孫也敬書其
後而歸之



儼山集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

八十九至
九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舉人臣蔣雲師

巽仲舉進士孝廟時給事中於留都忠貞安雅明於大體不事裱褙奉身而退極山林泉石之趣若神仙然今皇帝繼統叙復遺舊乃陟卿寺先生陳謝之餘益堅初志他日且當有光於國史况茲家乘所係哉暇日手自編次成帙寄予江東讀之統紀昭明義例嚴整善哉惟魏晉以門第掄材隋唐尤重故氏族之書甚為不輕當時宰相皆帶知譜事而圖譜一局隸在翰林著姓望族咸加一等近代稍弛可謂立賢無方而豪傑之興信有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八十九

明 陸深 撰

題跋四

跋溧陽史氏族譜

江南世家實惟溧陽侯之胄蓋自漢盛也雖然戚畹相
王恩澤貴富前此史氏有之矣若也文獻之懿恬退之
操則於今光祿少卿知山先生不尤盛哉知山名後字

不藉於文王者矣雖然神明之胄聖賢之後夷爲齊庶而先人之功德參天地者至使其子孫不少蒙一班焉吾於斯譜也有感

跋五賢像

深聞居鄭侯思齋致二泉書院新刻五賢像書畫文跋皆在平生師友之間而五賢者又極力向往之地時一展閱爲之悠然忘日而感亦係之矣忠武侯身逢末造業不迨志吾家宣公手拓中興罪踵功來范文正始進

之日厄於時宰司馬公亦遭黨人之禍惟韓魏公始終
被遇無少間隙而相業遂爲近代之冠昔人論公不獨
材德之全而福亦備焉嗚呼又安得備福如韓公者濟
世哉思齋其藏之

跋九歌圖

楚辭九歌凡十一首蓋以九命篇非必取於數也自後
遂爲文章家之一體此卷九歌歌爲之圖才具十首而
禮魂一首闕豈亡其末簡耶太原宋進士應宿文明所

藏古之君子左圖右書所以取至近而游高明也此卷合圖書爲一所取尤近文明尚因其典雅高古之辭以識夫鬼神祭祀之理不益有裨於學耶書作隸古不俗首有西涯李文正公題篆尤可重云

跋解學士書卷

學士解公才名蓋世其翰墨奔放而意向特謹嚴如此卷前輩正自可敬也姚文學文光攜示閱之累日不忍釋手別有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三跋正爲此卷乃知

爲薛二守朝英物今爲南翔張子奇所藏可寶也

跋米元章書卷

右四帖爲一卷其首爲米海岳次二帖無名最後則名而不姓皆元人書愧余之寡陋不能一一審別然遺文舊事賴此以傳不但充玩好而已海岳書於晉人最有功故其淵源高於宋一代此爲慧日峯錄一卷記惜其起語處損闕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波法特佳識者當自着眼也

跋東園遺詩二首

東園十三景賦詩者涿郡陶宗儀吳郡楊基富春吳毅

大梁董昇

闕

倪樞

闕

邵煥上海馬琬天台李堽嘉

興郭亨江右謝俊凡十人人十三篇凡百三十篇所稱
東園者蓋吾松陸氏景周云其人無所見觀之園池亭
館幽絕雅致而風騷相流激計亦一時之勝也是卷今
藏王子貞中書皆當時手筆惜也紙墨焦弊首尾衝決
一時藻翰之盛計亦不止於此也因錄次爲一編以備

郡中故事在勝國時浙西人士沿季宋晏安之習務以
亭館相高而吾松尤號樂土四方名碩咸指爲避影託
足之區故衣冠文獻爲江南冠按十人楊基字孟載陶
宗儀字九成二人最知名餘詩皆有典刑可諷誦獨邵
煥者題曰里人意復孺之子弟群從云按復孺名貞亨
復孺之祖桂子字德芳號玄同自淳安來家小蒸後復
孺徙居潢泖之上號青谿居士詩中徃徃有青谿語則
東園者豈當潢泖小蒸之間與異日東還扁舟杖藜排

徇其地時歌佳句慰昔人於山光水色之間而故家文獻儻有無恙而幸存者豈非一快事哉正德十二年丁丑夏五月廿五日書於長安寓舍

予既錄東園詩子貞復以餘卷來貺復得詩九十一篇賦者七人曰曲江錢惟善曰扶風馬文璧曰竹素生衛毅曰璜谿馮以墨曰薔薇洞隱者謝復曰吳郡傅著曰平陽曹紹紹復有序一篇且曰附於思復翁所敘後思復者惟善字也今曲江詩存而序豈逸與陸氏東園始

末世履尚無於考更當訪而求之此特一家事耳何與
於重輕之數哉顧彫殘放失之餘猶令人撫卷興嗟不
能無憾於其子孫之不肖況於文獻有萬萬於此者乎
此子輯錄之志也

跋所書陸放翁詩

古稱賦詩非必命意據詞自己出也若左氏所載可考
已要之宣志敘事如自己出者爲快深少喜誦放翁詩
臥病山堂適檢渭南集文學姚時望以此卷要子書懶

情之餘因相與共誦之每一篇稱快即爲泚筆書之不覺滿卷昔人云莊周齊物故與蝴蝶相化果然正不必異同意見也

跋絕句詩選

右詩離爲四類曰暢快曰婉約曰風調曰壯浪本以聲選也而主於唐其有音節近之者亦兼取焉而辭義則斷自山林諸合作者不與焉雖謂詩之一節可也

跋所書陳虞山詩卷

虞山與深同以詩經舉於鄉御史江石虛先生爲考官連名薦錄各刻經義爲程文故與虞山兄弟也及虞山爲諫官深爲史官然彼此出入若相爲就避每以爲恨既而深謫南劔北轉晉臬虞山亦自葛陽遷浙憲相值公館爲之劇談兩晝夜平生出處學術之詳爲之一快因出是卷遂有此作夫人之會合不在榮盛之時乃多出於流落之後亦猶孽嗣每歿折於華年而連見於衰遲之候人事可勝道耶秉燭記此於懷玉山房

再跋虞山卷

己丑臘朔予自葛陽乘微雨上懷玉昏黑始到張燈寫
此卷爲明日早行計耳予今年五十三矣歲暮險途精
力倦憊詩文字畫之間極爲潦草回想南都待榜三山
街大中橋與虞山把臂論文時何如也古人所以有老
大傷悲之歎與是夜雨聲潭潭迨曉不絕遂不能成行
空齋瀟灑頗有餘暇復書此爲跋尾夫得子有遲速會
合有蚤晚豈獨人事盡然哉雖陰晴有不可必天道每

如此彼役役於妄境倒顛故步者果何爲耶虞山其審之當有以復我二日重題

跋家藏韓幹畫馬

右八馬深家太史公竹坡先生購得之以呈先大父筠松翁翁目之曰八駿圖最所欣賞長兄友琴先生受而藏之深兒時影畧記其如此蓋吾邑一士夫家故物倉卒流落後有題識甚富尚藏其家正德戊辰南歸明年理先世舊物友琴先生持以見畀是時筠松府君即世

餘一紀矣相與捧泣裝爲橫卷每以自隨因誦東坡所
題韓幹十四馬詩按圖而索正爲是作是殆韓畫也惜
自後涉而下亡其六焉庚辰之歲因有損脫付之重裝
而先兄友琴亦復小祥矣感悼之餘乃錄蘇文忠公詩
跋其後以示子孫夫法書名畫果入神妙猶爲無益於
世而巧偷豪奪胎禍以累德者不少君子之所爲殷鑒
也徒以是卷繫吾家世澤所以重者有不在區區藝能
之末亦復以示子孫是歲秋七月朔日

跋所贈沈子龍詩

子龍自爲諸生時予識於一見蓋不特以其文也頃年果能脫穎名場鄉里頗以予爲知人予他無所長獨於鑒識天下士歷歷有奇驗豈多言偶中重予不幸耶今歲庚辰會試予爲鄉郡士預卜呼盧成臬擬招至成均東署聽捷廿六日爲會吾門有廖生道南者逮至遂留與會予心賞廖然私望尚在鄉邦也既張燈小燕賦聚奎亭詩各持片紙觴翰雜飛以候漏下三十刻各心動

有從座逸去者予諦視子龍意度閒雅若不介懷方與
客圍碁決勝既乃出古琴爲鼓一弄行已而報至廖生
果以詩經魁天下吳君與成亦占前列吾邑李君廷鳳
繼之子龍氣益和周旋益整飭余心益重之乃送廖吳
去赴公事復呼酒與子龍飲劇談古人道德之高懿文
章之升降與吾鄉風俗之轉移不覺曙光已動候吏速
子晨班矣遂與之別士之出處固自有時一第豈足爲
子龍多哉因贈以詩

跋忠賢遺墨卷

右師山鄭先生遺令一首凡八十六言嗚呼其事至烈矣裔孫暘間以寄示江東陸深既命其族人廉與佃裝演成卷併附以余忠宣公手柬一通元史列傳二通呂旭鄭忠歌詩二通篆其首曰忠賢遺墨按史師山先生名玉字子美歛人隱居教授徵召不起忠宣公名闕字廷心廬人進士及第守安慶官至行省叅政二先生鄉郡交好考之東中語知爲莫逆也顧其死節適亦同時

遺令所題戊戌者實至正之十有八年也忠宣死於是年之正月師山之死後六七月耳豈既聞忠宣盡節與忠宣之妻耶卜氏實從以死而師山之妻亦自許不疑豈觀感者有素與何其道之相似也居嘗無事友朋麗澤豈惟相敬愛相激賞以流聲引譽於無窮至於變故之來死生之大而所以相信者益深使後之人跡其故而論之疑若素講而夙諾焉者何其至也慨惟元氏以材力興非有豐功厚澤殆其季政弛縱不綱偏愛國族

而中原仁義禮樂之懿素無躬履允蹈之實至於南士
尤肆觚排醜成禍敗漫不可措忠宣眷深責重守當盜
衝明大節於孤城俱碎之日心安義得於茲爲正而師
山徒以布袍巖棲之士遭逢用夏變夷之師雅持定志
從容自裁視軀命如捐弁髦可以爲難矣南士獨何負
於元哉予旣悼二先生之節而因以附著深慨云爾嗚
呼廷賓受遺令者忠之世嫡也嗚呼尚慎藏之哉

跋秋錦堂卷

菊備四時之氣根歸於冬茁於春苗於夏有華於秋是
故芬芳爛熳足歷晦朔春妍之花則不俟旬日老圃云
然君子聞之曰菊以秋芳畢俟時也學以壯行懋進德
也時足於是乎有守德足於是乎有爲吾友許君達夫
種菊數百當秋盛開錯色若織遂顏其所居曰秋錦堂
或謂達夫學而才屢北場屋以自況爾余曰有是哉淺
之乎知達夫矣

跋顧九和宮諭海棠詩

海棠花中絕品不見賞於名公如杜少陵至東坡定慧
院之賦而世知貴重物之遇不遇固如此哉此詩吾友
顧宮諭九和所作爲二守吳侯敬夫寫之便面詞翰深
有晉唐風韻敬夫吾鄉佳士博學清才遊南雍時嘗試
第一進士業爲後學法式而竟不得進士試天官復爲
第一釋褐遂階大夫再佐大郡聲名藉甚起是亦海棠
也九和此書其偶然耶抑有意耶或未可知而事之相
類固如此哉

跋墨竹

墨竹起於李夫人其法具於與可答東坡書世稱與可爲竹聖豈虛語哉國朝來最擅名者金陵王孟端中書婁江夏仲昭太常婁江出於金陵其後畧變然瀟灑絕俗中書爲多精神氣力太常亦自至此冊余北上時茂勳所惠者凡八幅晴雪風雨老少濃淡各不同要之爲學仲昭者

跋所書瞿甥學召詩卷

予汎錢塘行巖壑間溪山佳勝入閩關尤奇絕不可名
狀抵劔坐臥在畫圖中官舍據山椒一望錯繡復有小
亭池供登臨之適公事簡稀幅巾竹杖又畫工不能盡
也憇小閣弄筆寫南來詩滿卷不及半以寄瞿甥學召
知予老懷若是

儼山集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九十

明 陸深 撰

題跋五

跋文與可畫竹

老可畫竹妙在與竹傳神余家吳中有竹數畝當萬竿
搖月時余手持老莊書露坐其上四顧繁影每撫掌笑
曰此真一幅文與可也及來長安遂與竹絕忽覩此紙

摩挲再三曰此余家園中分出一枝也不覺惘然

書輯跋

書一藝也忌者至於嘔血以傷生吞者至於發塚以禍
死貪者至於犯禮律而為盜賊之行雖以唐之文皇而
猶有蘭亭之舉措無惑乎其他也近世趙文敏公孟頫
每以已書倍易鮮于樞之書得即焚去既幸其早死又
惡其有身後名信然噫嘻亦甚矣惟夔夔學士子山之
於周伯琦可謂有大臣之度者昔至正間將改奎章閣

為宣文閣先時子山每令伯琦日篆宣文閣榜數十伯琦殊不省識一日有旨命子山書宣文閣榜子山上言臣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宜用篆書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順帝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伯琦益見柄用古人於一事之微其委曲成就有大體如此大抵君子之人其意遠其心仁知天下之大非一手足之所為備也是故小善必容若將趨之而萃以濟務斯不亦見者遠乎知器業之成非專工不至也

是故一藝之微終身不變而卒以傳世斯不亦存者仁乎余輯書學成偶有感焉因識之

跋張碧溪詩

詩必窮而後工此特世俗論爾世俗者以饑寒為窮以富貴為達爾殊不知舉一世之人尊銜大爵貫朽粟腐者不少也而詩人則或曠代而僅見雖以唐學之盛終三百年李杜兩人而止爾宋雖謂之無詩人可也由是論之則造物者於溫飽之具舉以與人也若不靳而獨

於此事若深吝若秘惜若不欲令人闚覘者故吾必以
為詩工而後謂之達爾石季倫潘安仁之詩非無工也
終以富貴之極同盡東市彼二人者使知勇退早散之
方固將以詩人名在當時則以考終在後世則以免訾
矣故吾又謂詩人非徒可謂之達謂之安且尊焉亦可
也慈谿張碧溪先生字子威蓋近世詩人之工者也其
所為之累者正坐米鹽細事予愛其人賞其詩而不免
悲其窮間嘗舉酒向碧溪願以此而易彼何如碧溪為

余笑而不答此卷為鄭君宜重所書病起快讀因繫其說如此俟知者信焉

跋宋人臨閣帖

右閣帖第九卷內大令書吳門沈辟之持示以為宋高宗所臨蓋據印識云然秋雨樓居得細閱之紙墨皆非近世所有但工力靜專而筆意婉媚殆類閨閣之製蓋臨摹者手多羞澁故爾慨想思陵好文筆札為帝王第一一時妃嬪多事毫翰若憲聖吳夫人輩各有攻緻豈

此乃宮闈中習倣之作其佳者乃復傳世耶聊記於後
以俟博雅君子

跋石鼓詩

右石鼓詩儒先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云鼓今在北監
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日泐也欲扁鑰之而不果別有
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潘碑與鼓
積有存亡矣潘仕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時嘗
謂十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數字潘虞相去不遠其

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靡餘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世藏本在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盡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

陳倉石鼓久已訛矣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
尤號博雅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
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歛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
得四百三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
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
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
用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
補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予方選四言詩不覺

欣喜而錄之首簡

跋漢魏四言詩

右四言之製弊於東都幾為毛詩抄集矣獨曹氏父子以英雄之才起而一新之差強人意而孟德尤工猶恨鹿鳴之句尚循舊轍余選漢詩以魏武終焉

詩大序跋

詩大序或以為孔子作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或以為衛宏皆無定據考其文義蓋先秦古書云顧有錯簡

而窮經之士未之或知未免傳會牽合以成破碎決裂之弊竊敢正之如左亦思以還之於舊也

校定詩大序跋

按古文皆漆書竹簡而韋編之韋易絕而竹易紊是故古文傳世錯繆實多如此序者窺豹一斑爾安敢自信間有闕誤亦復擬而存之以備一說且以求正於君子云

跋石齋諸詩

右詩凡若干諸體咸備諸大夫士為我少師公而作也
深得而卒業焉作而歎曰人將託於物乎物重則人傳
人果繫於物乎人重則物亦傳石齋之義諸作盡之矣
獨於今之世上自廟朝之賢達下及庸衆之齊民隱而
暗室屋漏僻而深山大谷之間遠而至於四夷凡聞所
謂石齋者咸若親見公焉此豈有待於言語文字為哉
必有所本而非深之所能知嘗欲請質於公焉而亦未
能也敬書其後

跋雜詩與鄭大行

右詩舊新聞出據所有者錄去昨歲西來邂逅吳門識
公吾茲寓榆關於野以使事至相從凡六七晝夜講學
論文無所不言言之而不入者蓋寡矣予畏避無當世
之交不知方今才俊如于野者幾人哉能使予驩然有
故舊之樂而忘羈旅之懷所得多矣因書末簡以識歲
月

跋淵明圖

此圖今華亭令聶君文蔚所藏陶令高節去之千餘載
得於想像影似者且猶然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蓋有超
世而獨存者此類非耶文蔚起甲科負才局遭時得志
於此畫宜有不暇將所謂超世獨存者固出於筆墨之
外而臭味嗜好之同殆未易以形迹求耶跋其後還之
跋許儼近田詩卷

我朝國祚靈長基本厚大故世臣之家實多象賢然未
有若靈寶許氏之盛者也深晚生猶及事襄毅公函谷

翁松臯翁則同為翰林官皆為尚書前輩父子尚書才
六七家然未有兩世三尚書者也若繼為太宰又古今
之所希有許氏之盛豈偶然哉松臯翁作近田詩以示
冢子叅軍饒叅軍奉以為別號深得而讀之於是見松
翁之實學而許氏之家傳如是也是豈偶然哉叅軍其
寶之

跋莫子良送行詩

中江莫子良舉戊戌進士予時叨充讀卷官得所對策

佳甚封上御覽親批第二甲第四人是秋天曹首選為南虞衡主事賦此敘別異日清華之任終當有待也子良之大父宗大舉癸卯鄉闈第二人子良甲午亦第二人其父汝明省軒則起癸酉今需次禮闈又吾松文獻第一家也子良其行矣

跋龍江泛舟曲

律詩變小詞詩餘小詞之變也詩餘變為曲子金元時人最盛有腔有調有板謂之北曲南曲北曲之變也病

餘間一為之將令小僮歌以陶寫猶得詩人之意者風
土之音存焉爾所謂纏綿宛曲之辭綺羅香澤之態殆
南曲之謂與

儼山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九十一

明 陸深 撰

書一

與夏公謹都諫

足下受知聖主大行所學甚慰甚慰往在延平嘗奉教
翰比日再辱手書奏議極感極感顧罪釁之人不即裁
謝亦恃吾公謹有以亮之也夏初入晉勉強供事頗喜

此方朴野若可以展布者而上下物情亦復懽然令人
頓忘其孤遠也近時頗有大難處者旬日間別當奉聞
且僕之去國也重負者聖恩耳然於事幾之微未為無
見不自量力亦欲效馳驅於其間詎意輟方發而軸先
折矣秋來一闕頗得洗脫與老妻弱子在谿山佳絕處
以自慶殆天所擬此意未易與他人言也但當日與見
山形迹不過謂之公事不和而已兩無私怨與奪之權
朝廷實主之公論在士大夫在萬世一身之去就甚輕

也僕雖萬里之行意甚安之此又衆人之所未諭者自
北來悠悠之談乃皆謂見山將甘心於僕而僕嘗併得
罪於羅峰此言喧傳於是人人始以僕為奇貨而競欲
賣之矣但恐積微成著致誤時賢此非筆墨可盡也昔
柳子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
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
益困辱萬罪橫生意嘗非之宗元喜功名不自愛重在
八司馬列若其黨就勢成誤國不淺宜天下之所深讎

也無復悔悟而乃深文以委罪厚已以薄人真天下之
險躁士也及觀陳師道問訊黃魯直便至仕者不相陵
否僕始疑魯直文人不過以言語詞章取怒時宰耳仕
者同類何至相陵至於舒亶李定之於蘇子瞻然後知
天下之物情變態其所由來者非一日矣意又憐之竊
傷今之人去古之人又遠矣義命之說僕蓋聞之自顧
荏苒歲年便已五十有五矣精神氣血等是六七十老
人桑榆之日無復再中蒲柳之姿自應早落徒以先壠

猶荒丁男當娶此心未嘗不一日南望悲傷也人情不
遠公謹宜有以體之且夫君臣之交方固朋友之好未
攜當斯時也豈不能待乎偶以褊心與之較文義之微
諍毫釐之分生成蹉跌如此者雖敗猶榮乃若蓄憂疑
隱忍之心以須浮雲飄風之會縱復竒中如此者以榮
為辱千里之繆古人所以痛也僕自先人見背祿不逮
養已辦終焉之計秉志不堅妄謂用之則行今鑄此大
錯矣嘗愛歐陽公兩言有所不為之謂耻有所不取之

謂廉晚節末路誓當守此由今觀之亦可謂無所不為無所不取矣又嘗自恠性好潔高難堪再辱此宜公謹之所知也古人有言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今知己非公謹而誰哉聊因公差人便附此不盡

去歲今日亦是九月十九在延平晨往羅源里謁豫章先生祠堂還到公署西牕下結字滿一卷無一筆訛誤楫子從旁侍筆硯晉陽風日今年亦佳恍然如一日事但作此紙時在貢院中堂宇峻深明牕甚幽

聞而下筆輒脫謬老哀便驗於此矣公謹勿訝勿訝
與方叔賢冢宰

深自先人背違旋遭擠毀結廬田中已有終焉之志自
外朝籍者餘四五年矣辱公薦揚遂承召命中途聞擢
附驥趨廷豈勝感激思奮深為祭酒公在禮部深謫延
平公在吏部山西之命又辱吹噓是皆愛深之至者矣
雖然愛之至又不若知之深也比有陳乞命下之日只
煩早賜成全之則知己之恩大矣譬如奕棋滿局皆敗

尚須廬山老此一着也意難言盡感與淚俱

與徐子容吏侍

比奉華槭副以手墨感刻感刻昨有小東上西樵致謝
矣想知照近日上乞休之章萬乞致意西樵幸勿復以
漫語視之緣先人之葬尚草草弟輩不可託須躬親落
成小兒來年已十七兒媳又長兩歲二三月間要成婚
事六十老人止有此子亦須此父親醮之若使男女失
時念此豈能一日留身在外作癡兒耶此言惟崦西可

告此事亦惟崦西可謀免使再舉至叩至叩至情至情
歲暮縱復冰霜入晉時初無行李上車尤為捷徑也言
不能盡跂踵以俟俞音不任拳拳

與周白川尚書

前歲楫兒入侍得誨慰勤勤骨肉之感也銘刻銘刻恭
惟清望碩學遵養厚深神明所相中外倚毗無任欽向
深哀退日甚無足齒錄三十年來本願從公五湖烟水
間耳此盟恐不復煖矣東望萬里瞻邈奈何敬此附起

居餘惟為國為道保練以究大業病目淹纏臨紙惘然
不宣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

何栢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顧曲折細微
古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譜其聲也孔子所
刪刪其不合於管弦者如素絢不錄是已謂之為逸詩
者非也惟聲最易亡三百篇之聲未及漢已亡今特傳
其詞耳漢樂府名新聲故詞難詮次新聲又亡至魏晉

之詞通解而聲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至隋唐聲又亡
唐詞多今律詩而聲又亡宋歌詩餘聲又亡至金元時
曲子盛行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在耳謂即此是古樂
深未敢信也大抵古人審聲以選字然後鍊字以摛文
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以和之去元聲遠矣恐非
古也即今詞曲論之亦有聲意二端聲一定而意無窮
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緩處是欲合索蓋有眼以度腔
調絃在指撥遲速惟意若明皇遲玉笛以合霓裳是已

是故聲傳節拍意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今無二謂即此是古樂深亦未敢信也舊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俱含鍊鍛人才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與詩之正變合不屬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刺語也深行旅疲憊兼老病廢忘漫浪及此何當面質為樂願承教

與陳省齋

深不肖於今公卿中受知受愛之深未有過於執事者

也哀病之軀由陝入蜀百無一補徒負初心所幸德音
伊邇甚慰瞻依顧未能一承下風以叙契濶之懷為愧
為渴恭聞討賊臨邊義明氣壯想成功當在日下矣拭
目露布北來以觀盪平之績為快蜀賦所逋屬在災荒
空乏之日措辦殊為費手即日遣官部運用助先聲伏
乞照數檢入後至之誅容勉力奉補亦不敢濡滯也餘
具咨移轉達萬惟台鑒幸甚

與何栢村總兵二首

深頓首連日西事在念恃執事在耳零星功級毒酒運
謀此等正可慮可笑者不知此外別有方略否得手割
公牘為之憮然西番自古不能為大患害大要撫禦得
其道而已李文饒苦心經畧只緣中外議論不同遂至
無功前史可覆亦可鑒也昨曾告秋崖兵憲云誅賞二
字須要用譬如奕棋不可失先後着耳茲亦以告栢村
大帥冗劇信手餘惟為國為民珍重不具

比日承遣人馳書存候無任感慰西番事無的信何也

自用兵以來已及一月進退無據雖得之傳聞者殊不成次第撫按兩院大失所望栢村不得不獨任其責也聞栢村初議甚好却恨執之不能堅爾兵憲頗歸咎於往年五寨之舉不停當致有今日此事少俟須當付之查勘也知之知之深老書生不知兵事亦與按察之官體段不同但欲保境安民不妄費不妄殺為本分職業爾用機弄術以成就小功名正不願諸公為之見周參戎亦望道此意七月上旬恐番人有動靜却須戒嚴幸

密之餘洗耳

與朱秋崖憲副

昨奉小牘一以謝教一以謝過想蒙照原比日再承手翰并公移敬當如命奉行顧才識有限耳番情文字連篇辱撫按不鄙賜之與聞備見經畧妙用使老迂之人驚汗斂服俱從貴司議行僕無能贊一詞也惟有往歲軍前用過錢糧弊司一萬兩查有下落其餘未見清報為察院比較作第一件未完該吏往往涕泣哀訴竟將

何為如果事涉嫌疑勢難推究煩為徑自呈奪以冀杜絕別有違礙亦望具由當為轉達可也但惟付之高閣僕受累多矣奈何奈何令承差雷鳴遠坐守之幸留意留意深溝用兵議二千兩按臺允支但庫藏空虛復有大木之費即已呈請撫臺為幹旋第乏解運可托之人人須臺下委的當人臨庫支之庶不落人圈套也此事亦別有行先報此

與王舜御

久失奉問比日得書為慰秋崖僕素厚僚友之間蒙渠
敬愛但恐信不及爾近事雖小跡甚狼狽復恐以此為
秋崖累故擬議間殊覺費分疏也想山村野氓中或自
有實話幸為亮亮僕老境功名俱出望外顧才綿任重
自有速謗取侮之理恐不止此一事為然正如牛羊之
入庖厨趨死地也而身則無罪此與朱陸異同大不類
見秋崖為我謝之令兄相知最深身後有何表章僕豈
敢有所愛也但武定侯所刻者實未之見便中不惜見

示為叩山中夏與兼有圖書為樂近呂都憲道夫亦將
至天涯無事也餘自愛

與郝瓠中兵憲

茲者憲節止城門之外然以行速遂不及追候無任懸
企胡覺先來得公文極承扶持知感知感但此事甚有
難處者若欲餘出必須羸入僕不敢為也若以原封對
衆散之亦無不可者指揮張和年少狂妄行事貪鄙人
言藉藉俱有指實非徒得之傳聞而已其叔叅將麟屢

有苦言訓之執事稍宜戒飭亦保全之道也恃愛及之簡敬劉汝成監收之差兩院頗有異同惟執事擇其可託者徑為轉達可也草草附遞幸煩速報之

與汪器之

壬申秋鳶山信宿青港奉別昆季後至廣信附上鄙作圖書想已徹左右歸途至杭而病作遂乞告去春偃卧中側聞過吳門自恨不能扁舟奉候徒有此心嚮往而已邇者審自講筵出蒞南雍海內得明師範其為慶幸

何可云喻顧廿餘年之侍從而復肯為春明之遠別是
足以仰窺執事所養之深厚深之欲私致一賀者又復
在此僻居海角若面墻壁日遠大人君子之教為懼但
心疾漸成時復嘔吐長日杜門止辦枯坐恐不復策勵
可前唯有慙負知己之感而已奈何奈何令兄先生居
京師况味何似令弟又復失意何以堪處石樓院長計
相得甚歡日斜衙罷蔥翠之中導從冉冉與江山相映
發殊勝未能奉後塵為恨臨風依依他所欲言者不盡

奉劉野亭閣老

即辰首夏清和伏惟台候萬福深以菲劣謬廁門墻計
違台嚴已踰十載未嘗獲一奉狀門下少伸起居之敬
罪愧何如恭惟執事正道正學追配古人不但出處進
退足以繫本朝之輕重而一言一動之間皆足為世師
表播在人傳極深向仰未由摳衣侍側以卒所業為歉
耳深去秋起疾入館供職前月方滿一考憂患奔走之
餘百凡哀退負恩負教實亦未知所以自裁也崔侍讀

子鍾南還云當出門下謹此修問尚冀順時保練以副
華夷之望

與李獻吉

去冬自仲默處奉手教子鍾子容處覩佳篇於賤子極
荷存念顧不自量力扶病來此病日益深而毫髮無可
効慙負知己何如入春以來緬惟起居佳勝學植邃深
敬服敬慰比承乏禮闈舒生芬者偶出本房亦有夏生
言者詞翰甚有法度云嘗受先生指教江西之政浸漑

鼓舞者多矣外此有陳生沂梅生鸚者皆名士大率此
科人材亦自不少恐要知之輒以為瀆外小詩扇附子
鍾侍讀先生轉呈結腸之作少俟病甦請教非敢忘也
餘惟情照

與顧未齋宮諭

深卧病江村如坐井底久闕修問非敢忘之也春初大
病幾至不起遂為小女納壻擾憤擾憤入夏以來漸甦
然精神志趣已如再世人矣水竹之間結一茅菴署曰

面壁啜粥茹蔬以送昏曉無日不在是間也比日沈希賢過舍奉手教情誼拳拳無任慰浣備聞起居佳勝有少瘡疾不至甚苦想道力勝之也始知令郎北遊賢關不及餞送為歎承問及近况老兄尚未相諒否五十之年僅存一子薄田敝廬不失先人之舊復何所望耶兼之氣血蚤衰寡食少睡人間之樂以享為累矣野會之約甚便踈懶地之近貴邑者青龍盤龍皆有小莊僧廬佛舍頗足登覽澱山金澤俱極宏勝此皆近漬澳也請

為定盟須俟秋分後作半月約過此則有收成事催人
矣如何如何餘非面莫盡

儼山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九十二

明 陸深 撰

書

與林見素尚書

黃如英至都奉手墨高篇并西征全集捧誦之餘如獲
瞻對經綸之才剛大之氣高雅之韻未知古人誰當為
之伯仲也敬什襲為傳家之寶不但師法於是而已竊

念深以晚末辱登龍門嘗獲一言之譽永為終身之榮
此特深之自負耳妄意公之忘之也久矣公於天下士
自不薄如深何足為門下重輕自十五年以來嚮慕徒
勤而寒溫之常禮未敢通一詞於左右今乃始知深自
待之薄也罪愧何言恭審即辰台嚴起居萬福登臨吟
嘯供高明之適想象風流如瞻雲漢此特公之土苴耳
若夫精義妙蘊豈鄙劣所可測識耶無緣執役門下日
近道德之光一洗凡陋之習爾往歲賜告還山中承鄉

先生曹定翁先生教愛扁舟百里每辱過從時一道公
姓字輒敬歎移日深退而未嘗不私自慶幸古之人有
望聲光於數千載之上至欲為之執鞭而不可得者深
之所得者多矣茲以親老抱病趨朝蒲柳之姿遂成早
退孤負知己感歎何如敬和得題令弟山莊韻二首附
呈一覽聊申仰慕之私南望千里豈勝馳情緬冀為道
為國自愛以副華夷之望

與王荆山都憲

昨承手教領悉慙罪不暇伏惟明公德政威望風行江南者儼如神明二十年猶一日也深當是時初入仕途每每覘候一言一行以為師法私自念曰此非近代人物自是先後叨同朝班雖雲泥路迴未獲朝夕親炙以慰素心每一過明公館寓未嘗不停馬致敬為之啓闔而授刺也亦非一日矣所願執鞭投玖以致報於明公者嘗恐無地此心計當通於神明豈敢飾說於左右近者叨官國子深愧菲薄有負君相委託之重不意令器

汝梅來遊橋門此雖職事亦其所以求報於明公之萬
一也但在稠人之中未能遂為之賞識爾昨蒙督過以
為難為無動明公不得已之說捧讀之餘寢食不暇晨
入國學細檢科條自祖宗以來舊規成憲試為明公言
之每日坐堂抽籤點班若過背書日期堂友長捧籤率
領班生送過博士廳挨名驗背坐堂班生背其所讀之
書新入監生則按日分背監規各官所臨衆目共視若
因令郎一人將遂免其一班乎瞻仰之地勢有不能將

自今以往祇因令郎一人并與其抽籤背書者遂廢而不行乎條教之際法亦不敢僕欲有請於明公者久矣即此一事情法兩全必有善處亦幸有以教之况今聖駕在遠百事宜慎正賴宰輔之臣容庶僚之守法耳而法之行也必有公平正大之體不諂不瀆然後可以當人心壓物論亦僕職事之所宜盡不敢有分毫加之意者而亦豈非明公之所為替襄彌縫以樂於羣工百僚之交修共勉者但恐汝梅久樂放縱一時不堪約束家

庭之間稟說失實致明公之過聽耳故敢委曲道達兼
布所以嚮慕之私如此伏惟亮之容卜日請強聒之罪

奉羅整翁太宰

往歲自西昌以危疾還省不遂瞻拜嗣後為關蜀之行
違教益遠聞問無階惟深向往比蒙恩內轉首夏已供
職伏審台候萬福神明棊相為慰恭惟執事振古人物
一代師範自出處進退之大以至顰笑話言之微皆有
關繫此華夏所共知非一人之私言也深不肖早承知

教衰老無聞每一企望如沐春風顧麤鼠飲河僅取充
腹而深源遠派有所未能知也即日蒲輪之召惠然肯
為蒼生一出當候於上東門外為之執鞭以請顯侯顯
侯茲令郎承命省覲天倫榮樂輒附壽意神往身留仰
冀涵亮萬萬南中杪秋正及爽快萬萬為道為國節宣
以副中外之望

與陳晚莊京兆

深執事之鄉後進年近三十始遊宦於外然未嘗一登

執事之門請業焉不過望見眉宇於衆人中亦一再而已雖然文章之美道誼之雅固已熟聞而稔習之顧有甚於朝夕謁見者深竊意山川融結而為都會郡邑其中必有人焉為一方之元氣富學而養望早退而壽考者若執事所謂吾邑吾郡之元氣非邪比者家父壽日過辱不鄙賜以雄文近姪輩錄至竒古朴茂而浩然之氣不啻少壯此又足以兆執事之壽履未艾非特區區為深傳家之寶而已也極感極慰深竊食京師未緣參

侍伏惟保嗇不宣

與顧東江學士

深自去冬黽勉襄事後皇懼杜門兼以多病又遭歲饑
口衆食寡不免區畫遂爾匆匆度日將及大祥悲哀益
倍不審邇來孝履何似不得以時奉慰瞻企奈何近日
郡伯以提學之命來索古文大成序聞執事已書首簡
想有大製作以傳矣深得畧觀此書編次猥雜殊無義
例當得執事重加校定乃成書耳聞揚郡博云郡伯難

於改作此則過於奉承而畧於公議也奈何深意欲移書提學論列其委曲庶幾見從乃不辜郡中此一費爾不審尊意如何鄙作錄上請教不吝刪改幸甚

與曹定菴憲副

別後屢辱記存兼手教佳篇抵京多病多事踰時闕奉狀起居瞻企祝願之私無間朝夕即辰壽履康和動定多福聞有冢孫之戚遠惟悲感無緣奉慰想定力能遣之也儲懋中近選入翰林鄉邦有人為慰為快月筵之

作去秋入都遲不及見涯翁故爾蹉跎已留為今歲次第矣少當充壽筵之敬深比承校文本房頗得一二佳者舒生芬其一也此恐長者所欲聞輒以為報會錄一冊附將遠誠餘惟宣節加食以膺洪祉

與沈西津方伯三首

緬惟執事擢科第時僕方束髮操筆為科舉文字然與執事有通家之好聯姻之雅不可謂不相知也而亦不可以謂盡相知也當時執事之知僕謂可以至今日而

已矣僕之知執事者若芝草若鳳凰若麒麟若隋珠和璧望其外而念其為天下之奇寶也中間執事登朝為天子近臣僕束縛校官聲與聞不相及者久之壬戌之歲竊與計偕來會於都門及下第南還匆匆兩月而別去去冬北上會執事於常州道中蒙出高作見示讀之終帙知執事之志於道進於文凡向之臆度料想者始窺見其槩矣雖然亦未敢自信也今年僕忝登第會執事以使事還京握手劇談於是芝草之祥瑞鳳凰之靈

淑麒麟之仁厚隋珠之照夜而和璧之截肪者乃盡得
之奇矣哉僕之知執事也僕遨遊兩都凡大人君子之
側未嘗不奉贄往交之而當世之號為大人君子者亦
不以僕為不肖而進之故閱人頗不少矣然能知文章
如執事盡言不諱如執事樂道人之善休休有容如執
事求之大人君子之列固已難矣夫文章不患其不知
患其知之而不肯盡言也盡言矣而患其以驕與忌乘
之執事知而能言能言而能容僕又曷敢自失於執事

也哉謹以所著雜文數首詩三卷伏惟一覽僕之能果
盡於是乎否也謂盡於是不盡於是是在執事而已矣
僕何與焉皇悚不宣

春間奉手教兼佳貺伏審榮還展省忠孝兩極黃金垂
帶滿銙生花鄉人不見此亦已久矣雖大拜崇階鼎來
伊始而閭里之光可謂一時之盛也無緣得充賀賓兼
敘契闊之私為懽耳計維揚夜別春秋屢易而深之心
志灰折已成老醜非面莫盡委曲如何如何向來一出

違老棄幼尤非本情第望執事入都得以左右提攜耳
名命匪遠當令舍人束裝以俟也侍行尊眷輩一路想
均納福麒麟消息竟復如何日夜以此為執事祝望耳
便中幸示好音以慰區區沈東之來贊幕下輒此奉問
獨居多病餘不盡所欲言亮亮

月餘不奉候昨獲瞻對風神清腴方與世安表弟慶慰
間再辱手書似有不滿僕者讀未終篇不勝皇悚恐執
事偶未之察爾今世好盡言直道喜規人過者無過執

事豈忍不為執事盡之昨東所云平心者因來劄云自
少至老於人了無妬忌故特奉頌盛德非敢奉勸忘情
也今為執事盡之夫人心無形雖有形而難見故心不
可以平不平言先儒嘗有平心之說蓋借衡平以為此
心喻耳衡今之稱梗鈞石銖兩各以星分推移以權重
輕畢應初不容有一毫人為之助今世稱等金銀之器
至今俗諺謂之天平云衡之為物也投以鈞石則應之
以鈞石投以銖兩則應之以銖兩夫是之謂平若本輕

也而欲使之重則衡低本重也而欲使之輕則衡昂是之謂不平其於人也心具乎性性發乎情情之所向輕重生焉輕事而應之以輕重事而應之以重是之謂平若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是之謂不平此平心之本旨也執事似以寬縱為平心豈誤耶精察而熟思之義理自見矣來諭所引律文多未合何也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之例此是例分八字之義元不屬名例律內名例律自有稱與同罪一條是蓋據成案以再解以准之

義稱如呈稱供稱之類若稱准盜則免刺若稱以盜與
真犯用此為合律若稱准而刺字稱以免刺者合坐
官司出入人罪依律議擬似難便科律令重刑至於風
聞言事未蒙施行者豈容深文必當有以服人之心方
是法家若夫排陷裝誣別自有律執事嘗以漢廷老吏
自居豈獨疎於此耶僕本書生不諳吏文試扣所疑如
此願受教焉若謂深助泛交而薄至親出姦人之下策
則僕亦未敢以執事為知己也病餘荒絮惟不拒幸甚

惟不罪幸甚

與朱子文五首

清僧至得書惠異鄉久處忽覩親手筆豈勝欣慰辱鄉
評每以足下與僕為敵僕浪得名耳實當退避三舍近
作不吝遠寄至時一把玩儻有求士於僕者庶得徵實
耳如何如何

別久瞻戀之情非一端近兩得書惠極感親誼恍如接
顏範也奉化故是剡縣子文初政已為卓越所甚慰者

兩耳冰蘖之聲今日仕路多蹇中外皆然雖故鄉亦未能高枕而卧也如何如何深自北來旋承攝篆數年隨行逐隊空言漫語知從政之難自今日始也小兒女輩三月末到京叨遠庇粗安餘無足錄者尊甫聞已過南雍亦屢得教札仁甫薄有註誤士綱政聲甚佳芋西動靜想周悉所喻當如命恐不足為重耳餘惟保練為祝歲莫懸望久而疑其遲遲既得手教知所遭非常雖出無妄令人驟聞之為之驚歎累日出至險而履坦途豈

倚伏之理天將大任隨之耶即辰春和起居多福此事體當無他變水村公處屢曾及此茲去更有公文宜即赴貴任俟朝覲奏轉日部中必有處也幸毋他慮他日得與考功備道之也僕處此粗遣兒輩叨庇俱就學堂時事盛价想能一一南行急草草秉燭附此殊不盡所欲言

自六月初旬抵家屢承尊翁令弟垂情皆極感慰上塚置後事匆匆一月攜家南來汎錢塘登草坪度分水嶺

入閩游武夷諸峯徘徊歸宗巖皆滿向來山水之願宿
痾老態頗恨此行太晚也昨於廿一日到任卧寄畫圖
中瞻望甚通頃當以公事遂參承有待有待敬令小僕
奉內尊札附上近詩一紙發笑秋氣漸深緬惟眠食珍
重為祝

頃見錢方伯云王都憲伯圻來巡視浙中却帶金山地
方想是三省入轄只恐故鄉海警吾邑未能高枕也如
何如何北來消息紛紛時事又一變唐虞之治企伺企

伺僕處此粗遣家人輩不免啾唧無明醫可訪奈何楊伯止五谿先生客也欲往訪謝僉憲幸津遣之草草餘惟順時節宣以需寵擢

崇安曉發殘燈未盡承專使教惠種種可謂攜載而來矣感愧感愧一行人賴尊庇均安鵝湖逢勅使廣濟得部檄自此去北風塵邈然未知所稅駕也此來已絕生還之望尚荷聖衷具悉隱微士大夫公論猶在或可持此歸見江東父老耳餘非面莫盡也居延九旬賴僚友

知愛與士民瞻戀若不忍舍者不知何以得此兩司諸
公故舊居多間有未相識者莫不握手如故人以此感
激煩會間一一致謝舍人王旻賈憑來愧窮途無以副
其望貴治下借一言慰之冬深珍重為祝

儼山集卷九十二